

日本 吉川寅次 遺著

中國 梁啓超 節抄

船陰内鈔

廣智書局校印叢書第二種

日本 吉田寅次 遺著

中國 梁啓超 節抄

船陰の金

廣智書局校印叢書第二種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六日初版發行



著者

日本吉田寅次

節鈔者

新會梁啓超

總發行所

上海廣智書局

印刷所

上海廣智活版部

定價二角半

分售所

內地各大書坊
橫濱新民主社
東京中國書林

松陰文鈔（全一冊）

叙

日本維新之業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動力必歸諸吉田松陰松陰可謂新日本之創造者矣日本現世人物其嘖嘖萬口者如伊藤博文桂太郎輩皆松陰門下弟子不待論雖謂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陰所感化焉可也夫松陰生三十二年而見倭於政府生平所爲事業無一不失敗其學問又非有以遠過於儕輩若近世之新學理無洪無纖皆松陰所未嘗夢見也顧其力之及於一國者

何以若是固知事業與學問皆枝葉也而有
爲事業學問之本原者本原盛大則枝葉不
必出自我而不齊出自我而不然者日修其
枝葉本則撥矣夫安所麗吾生平好讀松陰
文乃鈔其最足爲我國人厲者著於篇丙午
二月梁啓超鈔竟記

松陰文鈔目錄

示岡田耕作

送兒玉士常遊九國四國叙

與佐謙岡部谷茂書

與高杉暢夫

送日下實甫東行序

自書送實甫叙後

與良藏

與清狂

送清狂書歸鄉序

與周布公輔書

贈中村理三郎

送中谷賓卿叙

贈益田邦衛

書送賓卿叙後

上國相益田君書

與無逸

送竹下琢磨歸邑叙

送生田良佐歸邑叙

與彌三

復轟木武兵衛

上家大人玉叔父家大兄書

子楫子德子大說

日孜字思父說

與八十佐世

示諸生

送杉藏叙

送高杉暢夫叙

送六人者叙

嚴囚紀事

投獄紀事

寄佐世八十郎

與子遠

同因安富君見示除夕元旦四絕句余拙七言詩故五言六句仍韻和之云爾

與馬嶋

與士毅

復士毅

與子遠

與無逸

書李卓吾別劉肖川書後訣子大

筆記一則

常一字君儀說

復君儀

上玉木叔父書

語子遠

正月晦夜書感

哭無逸心死

與士毅

次和作韻

忍二首

名三

與八十

與無逸

筆記

復福原又四郎

與子遠

復子楫

名二首

與子遠

詰思父

得思父引過書喜慰過望吾非好勝喜思父將往人道也會緝抄書遇劉先生

賦短古與之

與和作

與和作

松陰文抄 目錄

祭亡友澹生文

自警詩

書感

要駕策主意上

要駕策主意下

與子遠和作

與和作思父

與和作

與象山先生書

松陰文抄目錄終

松陰文鈔

廣智書局校印叢書第二種

日本 吉田寅次 遺著
中國 梁啓超 節鈔

示岡田耕作 正月二日

日本尙武
之風松陰
養之實多

正月二日。岡田耕作至。余爲授孟子。讀公孫丑下篇訖。村塾第一義。在一洗閭里禮俗。爲枕戈橫槊之風。是以講習徹除夕。未嘗放學也。何如年一改。士氣頓弛。三元之日。有來修禮者。未見來請業者。今墨使入府。義士下獄。天下之事迫矣。何有於除新。然而松下之士。猶皆如此。何以唱天下耕作之至。適爲群童魁。魁群童。乃魁天下之始也。耕作年甫十齡。厚自激勵。其前途寧可測哉。書以勵之。

送兄玉士常遊九國四國叙 正月廿三日

兄玉士常擊劍讀書。碩然丈夫。歲正月。將西遊豐筑。跋肥日。遂航四國。以余曾再經九國。因吾友高杉暢夫。請余贈言。嗚呼。九國余所曾經。而今幽囚廢錮。與世謝絕。西州之消息。杳絕音響。雖不能有言。能無懷千昔哉。癸丑甲寅以來。夷狄猖獗日甚。至去年一

价入府。六十六國殆爲其口舌吞噬矣。而堂堂濟幹。尙且晏然高臥。不以爲憂。天下之勢滔滔至此。獨西州猶有悲憤之士云。然則士常擊劍讀書。固非徒然。而其奮然西遊。寧得無故哉。大凡士君子之成事。在志氣何如耳。立志在交奇傑。非常之士。養氣在跋涉名山大川。西州又多古跡勝地。箱崎可以想伏敵之往事。長崎可以觀馭夷之雄畧。平戶鄭延平之所生。菊池四世忠臣之所居。他如松平圖書頭。高山彥九郎墓。可掃而祭矣。而霧嶋山神戟之威。萬代所仰。皆慨然賦之可也。若乃二名之洲。余所未經。士常一經之。亦必有賦。苟因其所賦。預聞其山川人物。得以立養吾志氣。誠囚室之大幸也。暢夫亦有遊志者。故已送士常。併告暢夫。

與佐謙岡部谷茂書

三生足下。士之所以成才者。非文與武乎。而文非鉛槧。武非劍楯。陳同甫之言固然。然處事必自鉛槧始。而料敵必從劍楯起。是術之方耳矣。今村塾新興。固非蓄鉛槧劍楯之士。然亦不能外于此。且欲人人處事而料敵。乃非因材篤焉之道也。有隣清太實甫。專精讀書。以導諸生。其講之亦詳矣。然僕獨慮讀書專精。積爲文弱萎靡之風。其害于

諸生不淺鮮。足下三生之傍修擊劍。足以救其弊也歟。僕因屈指諸生中擊劍者。三生之外。原生。玉生。熊生。弘生。及佐生。弟梅三。共七名。自今結約。隔日開塲。各直兩生。管擊劍事。以誘諸生武力。斯其可矣。去年來兒童頗習準銃。未必無益。何如新塾已開。讀誦益盛。不暇他事。雖是誠可喜。亦不能無顧一失二之患。今賴三生之力。興擊劍。兼復準銃。誠所願也。郊野出遊。養力振氣。知地理。通民俗。亦學問之一益也。每月定一二日。爲出遊日。近者一二里。遠者五六里。約地尅期。各趨其所。演劍若銃。然後歸。不亦可乎。此事僕與有隣。清太實甫謀之。其意亦皆如此。乃環視諸生中。莫如三生可託。但谷生其家隔遠。又多事自煩。每去率連日不來。佐生固生邑中冠者。向已勞于準銃事。今不可不最任也。僕幽廢百折。事事皆蹶。鉛槧劍楮。非其所屑。處事料敵。非其所能。雖然。寧得無望于他人乎哉。三生足下。其幸識之。寅白。二月五日。

與高杉暢夫

僕與足下。納交非徒爲讀書稽古而已。固將建報國之大計也。足下與清太思慮周詳。僕固所推許而倚賴焉。但如近日之議。清太諸友不無其說。然銳甚過。乃失之疎脫。無

足下一言沮之。僕殆將誤大事。事過思之。如大夢一覺。僕何感荷尙焉。僕平生交友。亦不爲鮮少矣。自以爲得人。無奈亡郎入海。二舉之後。諸友乃以僕爲暴爲狂。爲剛愎自用。不聽人言。僕蓋有此病矣。然人苦不自知。如近日言。僕誠所樂聞。而不肯自吝改。足下爲僕忠告。從前非一。而此最爲危機。是以特書言謝。足下願不棄。更有誨焉。當今天下之事。萬不可爲。而不可不爲者。臣子之責也。知不可爲。而不爲。與有所爲。而不成。皆非俊傑之爲也。而僕乃幽囚。事非其時。願足下更深思熟慮。於大計有所發明焉。辱足下眷厚。僕遂言及之也。寅白。二月十二日。

送日下實甫東行序

吾妹壻日下實甫。年未弱冠。志壯氣銳。運之。以才。吾嘗推以吾藩少年第一流。今茲二月。將自山陽東上。過皇京。更東觀江戶。請贈言於余。余謂今天下有大變革之兆。而實甫吾社領袖。吾之語之。寧以尋常言哉。吾幼喜讀震旦史。而其宋亡爲胡元。明滅爲滿清。獨自有感焉。彼震旦者。三代漢唐。儼然以中夏自居。間雖有如獫狁匈奴者。無以勝而上之。勝而上之。拓跋契丹爲然。然未曾包舉區夏也。唯胡元滿清。則能包舉之矣。是

固震旦之大變革也。而及其時也。有如家鉉翁胡身之徐昭法魏叔子諸人矣。有如許衡陸隴其諸人矣。其他因循依違。與狼狽顧望者之流。不可勝計也。而許陸之倫。世或仰爲正學。醇儒而至家胡徐魏諸人。不過爲亡國一清節士。然則世俗之論。何足與爲輕重乎。抑震旦之爲國。廢興相仍。固無足道者。而明季之事。獨頗可觀矣。蓋有死于燕土者。有死于金陵者。有死于臺灣者。至如吳三桂史可法耿尙忠者。滿清稱爲三叛。猶殷頑民也。嗚呼。此四者。固與家胡徐魏同其志。而決非許陸之比也。今吾神州寔安無事。二百餘年。一旦墨吏馳一价。入征夷府。征夷府將舉國而聽焉。天下之事。於是可知也。而吾人處此間。宜何所適從。家胡徐魏蓋有志矣。而無所成而死。許之與陸。雖稱正學。醇儒。吾萬不能從焉。燕土金陵臺灣與所謂三叛者。其必一有所宜也。若乃劉文叔之再造漢室。朱元璋之掃蕩胡塵。在彼方可謂無憾者矣。實甫往矣。士生此間。不知擇所適。志氣與才將何所用。生不如死之久矣。實甫之行。過皇京。觀江戶。其獨見天下之英雄豪傑。倜儻之士也。往與討論此義。以歸諸至當。返定一國之公是。誠所願也。若不能然。吾之推以少年第一流。爲一家私言。而可愧天下之士也大矣。實甫往矣。是爲贈。

言。

六

自書送實甫叙後

余作送實甫叙。畧言今日志士不可不定所適從。謂瑣屑舉止。於實甫何論焉。所以不論及也。已而視諸友所贈。多言輕舉妄動爲戒。以深思熟慮爲教。蓋以實甫爲負才使氣。不自顧惜者矣。吾意則不然。吾性頗躁暴。於事無所辭避焉。然獨自反省。顧惜之意。常有不及人知者矣。實甫誠有才氣矣。誠不顧惜矣。然以舉動爲戒。以思慮爲教。顧不失機宜乎。實甫勉哉。當今之世。不足者果斷也。因書前叙之所未及。附其後云。

與良藏

聞老兄罷戍歸。甚好甚好。先次郵便流傳老兄官蹶矣。僕方作書。投筆大呼曰。國尙可濟也。夫當今當官秉鈞者。皆鄙夫也。有志之士。翱翔下上于其間。徒自困苦。而無益于事。亦可悲耳。今老兄官適蹶。退而鼓舞俊秀。待用於有事。事莫便焉。以老兄之學識。與勤棄官爲之國寧有不可濟者哉。是僕之所以大呼投筆也。老兄既歸。家兄趨訪。聞其所論。則果如僕所料。而規模度量則過之。僕何欣慰尙焉。菽中不無正論。君子唯口。